

读书是最美的姿态 *Reading is most graceful* ▲



第一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佳作选 (高中卷2)

高中作文新思维

DI YI JIE LU XUN QING SHAO NIAN WEN XUE JIANG JIA ZUO XUAN

阅读鲁迅,学习鲁迅,亲近鲁迅;热爱生命,热爱人生,热爱文学



- 幽幽散去的梦境
- 掠过天空的飞鸟
- 轻轻叩击心扉之门
- 温柔的声音在流淌
- 风唱起摇滚的歌谣

出品人 赵建红 总策划 曹海斌 周少华 主编 潘维华

由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倡议发起、并担任组委会名誉主席的第一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大赛,全国有76万多青少年参加,佳作纷涌,创造了当今青少年文学创作的一次盛会。

复旦大学附中高一女生梅圣莹同学在全国总决赛中以《夜灯》一文,荣获最高的万元大奖。

■ 第一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佳作选(高中卷2)

高中作文新思维

出品人:钱晓征 总策划:曹荣瑞 周令飞 主 编:徐建华



10
鲁迅

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听见风在歌唱 / 钱晓征, 徐建华编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 12

(高中作文新思维)

ISBN 978-7-5463-1196-8

I. ①我... II. ①钱... ②徐... III. ①作文—高中—选集 IV. ①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0882 号

书 名 高中作文新思维 我听见风在歌唱

责任编辑 陈 璇

责任校对 孙玲玲 孙 娥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)

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(电话:025-66989810)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keyigroup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(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:210046)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152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3-1196-8

定 价 25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5-66989817)

序

第一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大赛启动甫始，就有来自全国各地 70 多万的中小學生参加，堪称是青少年的文学创作盛事。看到他们抒写的、富有生命张力的文章，我感到特别高兴。

本届活动办得如此盛大、成功，我们要感谢各方的通力合作，上海教育报刊总社、家庭教育时报社、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、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、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对这次活动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。

鲁迅先生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部伟大的作品，他的思想至今仍在启迪着我们。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大家，与他在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结缘是分不开的。鲁迅先生从小极爱读书，接触了大量的文学典籍，这为他的成长打下了扎实的根基。文学对一个人的成长，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我相信，从小接触文学、受文学浸染的孩子，应该是一个快乐阳光、善良真诚、富有理想的孩子，文学就像人生道路上的阳光，温暖着、鼓励着他们茁壮成长。

鲁迅先生以他大量优秀的作品和富有人格魅力的思想与精神，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文化。即使在他去世七十多年的今天，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，深深地教诲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新人。我们以鲁迅先生名字命名的这个青少年文学奖项，不仅是对广大青少年文学梦想的激励，更是一次传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契机。我们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的宗旨定为“尊重母语、学习语文、独立思考、培养韧性”，就是希望当代的青少年热爱自己的家乡和民族，热爱民族的文化，在激荡的社会中保有一份自己独立的思考，在纷繁的竞争中培养永不放弃的韧性精神。

鲁迅先生曾经是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人在成长道路上的热心朋友，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，一位风趣幽默的导师，他的文学作品曾激励了无数的人，他的“立人”的精神、独立思考的精神、“拿来主义”的精神，更成为照亮许多人努力前行的“明灯”。

在当今，青少年朋友仍然应该阅读鲁迅，亲近鲁迅，学习鲁迅。我们学习鲁迅精神，就应该学习他的探索人生、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，就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，以自己的独立品格树立起一根精神的标杆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深刻观察力、会独立思考、有人生价值目标的人。

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将一届一届地举办下去，而且我相信它将越办越好。我希望通过开展这项有意义的评选活动，弘扬鲁迅精神，发现文学新人，更希望现代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参加这项文学活动，热爱文学，热爱人生。

鲁迅长孙、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组委会主席 周令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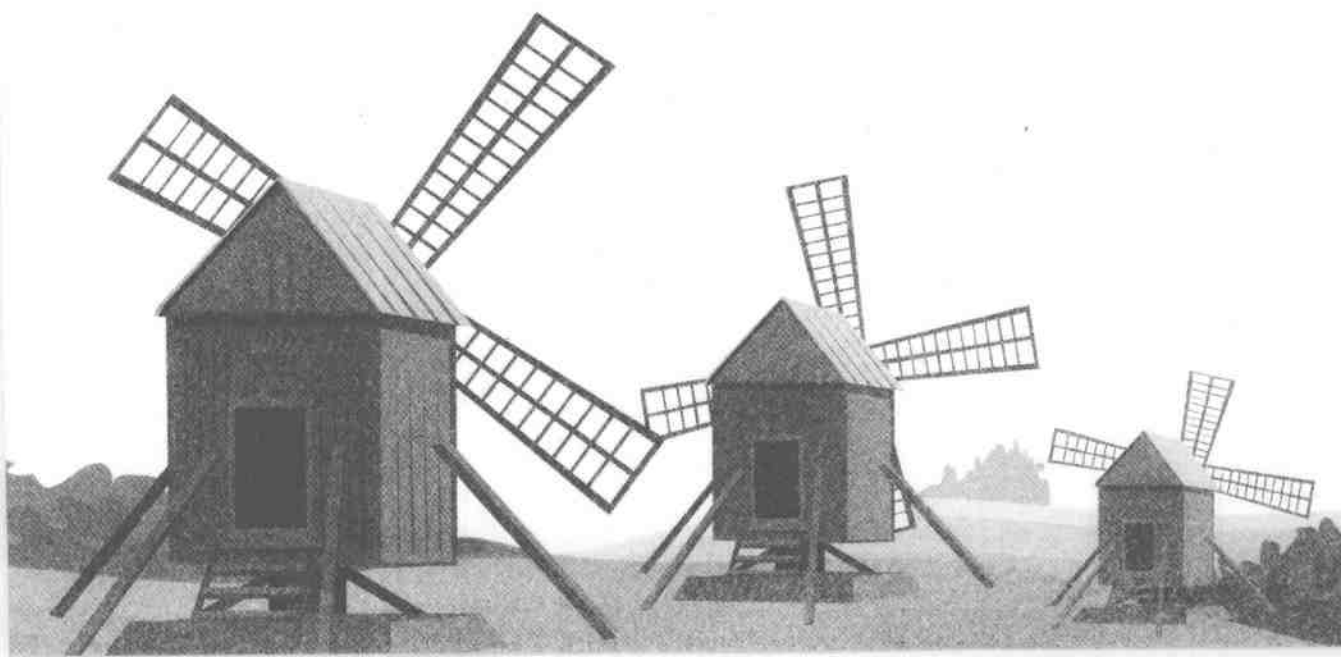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幽幽散去的梦境	1	有这样一种声音/刘 原	70
我十七岁了/王宇泓	3	转 角/刘静舟	71
树枝低了,树枝在长/蔡晶晶	4	简单生活之美/艾斯泓	74
我想我是忧伤的/包国威	7	有这样一种声音/卢 浩	76
傻日子/徐露清	8	有这样一种声音/张雪滢	77
抵达你的岸/徐联章	19	有这样一种声音/梁文碧	79
你 好/赵 藏	25	带 伞/徐立人	80
春未了/吴奕霏	30	远和近/张文怡	82
芦花飘远/何玲琳	36	迫 近/朱玉峰	83
玻璃花/端拂晓	41	轻轻叩击心扉之门	89
少年何愁/黄维禄	45	有这样一种声音/梅圣莹	91
外公之死/赵 珂	47	黄 昏/杨一帆	93
命 运/乔理文	52	至人只是常/董婧怡	94
乌 琪/李嘉轩	56	与心灵对话/杨 佩	95
天使的意义/徐燕妮	61	与自己对话/赵逸云	97
掠过天空的飞鸟	63	与沉默对话/赵文瑞	99
南瓜马车的骗局/施 文	65	与棋师对话/潘培栋	100
梦想的旅人/高楚盈	66	与山水对话/陈 希	102
品味寂寞的绿意/赵田阳	68	与生命的对话/姚莹嫣	103
泪中思高考/胡文礼	69	与自己的影子对话/王无非	105

如果你是我/夏王逸	106	焰火·光·影/赵梦玥	147
盛夏光年/蔡李艳	107	与雪中的废墟对话/艾斯泓	148
我和你/施慧薇	112	窒息中/魏庆波	150
鲁迅的骂/周忆南	113	地下铁·尽处是天堂/王涵聪	155
平凡的伟人/潘悦	115	保鲜小孩/李诗森	157
与武侯对话/李胜男	116	阳关三叠/田由甲	159
燃烧生命的殉道者/林诗培	118	有这样一种声音/周忆南	160
李树开花一处白/管陈宇微	120	有这样一种声音/李嘉轩	161
明天/曹艳萍	121	风唱起摇滚的歌谣	163
闲敲棋子/汪俊妍	123	江南的雨巷/杨静伊	165
此时无声/尤加明	124	老屋/孔嘉欣	166
守望/计恺雯	125	我听见风在歌唱/张亚	167
千年的孤独/王丽媛	126	寄给远方的您/金欣	168
与张爱玲对话/陆激	127	安静的幸福/潘培栋	170
走近古龙/黄鸣飞	129	落叶归根/俞奇凡	171
流泪的珍珠/孟悠悠	131	那缕弧线,那份温暖/郭施婧	173
流年/陈振辉	132	碎墨/田媛元	174
温柔的声音在流淌	135	转角后,浅藏那一弯泪水/夏怡瑜	176
生活的色彩/李宜橙	137	有这样一种声音/胡家敬	177
有这样一种声音/刘佳依	139	生活的色彩/施羽芹	179
在彷徨中呐喊/寿画彬	141	扑火/庄含青	180
从《西游记》中挑刺/信兴旺	143	有这样一种声音/吴佳琳	182
不能没有你/黄天羽	144	生活的色彩/曹嘉玮	183
希望的救赎/姚莹嫣	146	生活的色彩/杨子涵	185

幽幽散去的梦境

这一幕的梦境，是那么熟悉却陌生，而茫然的我试图抓住她的一缕衣角，她却如同雾气一般氤氲，最后幽幽散开去。





我十七岁了

山东省潍坊一中高一 王宇泓

我十七岁了。

“你们已经是一个大孩子……”老师在讲台上喋喋不休的时候，这个事实亦赤裸裸地摆在了我的面前。

我十七岁了。

我已经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八点准时睡觉，早上六点半起床；我现在面对的是早起苦读，以及伴随着夜晚十二点钟声的响起仍然没有完成的家庭作业。我已经不能在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打开电视看动画片；我现在必须在教室里上自习课，一遍一遍复习预习，来赶上学校飞快的教学进度。我已经不能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闲逛，去观察各种花朵，研究蚂蚁搬家；我现在需要乖乖地安静地坐在教室里，背 ABC，算 xyz。

我十七岁了。

我已经不能再做一个无忧无虑、毫无心事的孩子了。

有客人到家里来的时候，我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礼仪，而不是像小时候那样唱首歌背首诗就可以让大家笑好久；大人在忙的时候，我应该很有眼力地去帮忙，而不是愣愣地在一边等着劳动成果；同学之间的小心机、小摩擦，都要费尽心思地处理，而不是像小时候一样，一块糖一个沙包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；老师不再像从前那样有耐心，他们只是管教那些他们认为以后会有所作为的同学，那些似乎是误入歧途的同学，只能自生自灭。

我十七岁了。

我应该学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周围的人负责了。

因为贪玩而造成的学习成绩下降，不能怪老师没有指导好自己，也不能怪家长没有管好自己，十七岁绝对不是七岁，十七岁已经不再需要启蒙引导了。

这些，都因为我十七岁了。

十七岁，与十八岁只是差一年而已。

与成年只是差三百六十五天而已。

我需要认真思考的是怎样迈入自己的成年，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以及未来，将来怎样养活自己养活家人；而不是思考什么样的游戏更有趣，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躲过老师的看管，什么样的事做起来更另类。





十七岁的年纪,似乎就像蝴蝶的蛹,历经磨难,破茧化蝶。
然后以无限的光辉迎接自己的十八岁。

树枝低了,树枝在长

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二中高二 蔡晶晶

人时已尽,人世很长;
我在中间应当休息;
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;
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。

——顾城《墓床》

一、乍暖还寒

初春的北方,树枝在叫。

耳麦开到最大,走在校园里,一对对情侣和成群结伴的朋友与我擦肩而过。

还是杰伦的歌,我脸上挂不住任何表情。第三栋教学楼是我学习的地方,穿过走廊有个垃圾筒,我绕着它走两圈,可我仍往第三栋楼走去。当日子在孤单中燃烧成灰烬,我依然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

楼道里没有人,体育课,我一个人双手插入口袋,一级一级地向上走去。忽然间,泪水掉了下来,杰伦还是在唱:“天灰灰,会不会,让我忘了你是谁;夜越黑,梦违背,难追难回味;我的世界将被摧毁,也许事与愿违……”我不断问自己,现在是不是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我每星期有很多文章要写,有一大堆到现在还不会背的英语单词要记,有一大堆的政治术语要记。我高一是年级33名,高二要到30名,高三准备冲刺,高考我想报考西南政法。

每个月我的钱一半用来吃饭,一半用来买书和为学校超市的经营不被金融危机冲垮而作贡献。我想,我该是个知足的孩子,只要每天忙碌,我想我可以茁壮成长。

只是,总有一种疼痛,让你泣不成声,突如其来。不单纯为消逝的岁月,无望的爱情,遗忘的友情,失落的理想以及无奈的生活。

二、门外的迷途者

初中的生活也如寻常,没有太多的恐怖与黑暗,只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,除了多做题和看



书，一切如故。

在这个所谓的实验班中，我想去了解他人，同时也认清自己的位置，我想用友情去驾驭彼此的心。不知是谁说过，现实与理想总是背离的，就如同两条并排前行相互照应的钢轨，却不会相交。我与他们亦是如此。

有的时候，我试着去观察每一个人，我把他们想象成——朋友。他们住在一座琼楼玉宇里，而我，只是门外一个从异乡归来的迷途者。我扒着门缝，去窥视那片不属于我的天空，我竭尽所能却使自己千疮百孔。生活让我措手不及，显得格格不入，而又无能为力。

上天对我还是很照顾的，我在门外认识了我的王子和L。那时，我就想：拥有他们，就拥有了全世界。

三、痛苦并快乐着

暖暖的风，散发着暧昧的气息。

他不爱说话，眼睛藏着若即若离的忧愁，在我视线与他交错的刹那，我就知道逃不过。

有人说，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件事，而我，只因为那双忧郁的眸子。

他喜欢周杰伦，他喜欢静静地唱歌。

“天灰灰，会不会，让我忘了你是谁；夜越黑，梦违背，难追难回味，我的世界将被摧毁，也许事与愿违。累不累，睡不睡，单影无人相依偎；夜越黑，梦违背，有谁肯安慰，我的世界将被摧毁，也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。”

也就是在三月的北方，他的歌声，就那么温暖地住在我心里最深的角落。

长得十分抽象的数学老师还在不厌其烦地讲着函数，我和L在底下咬着棒棒糖。L是我的朋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她才会在我哭泣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，静静地和我仰望天空。

我们都是这样的孩子：45°仰望天空，满脸倔强；90°俯视地面，满地忧伤。

四、伤痛

如果早知道，我情愿没有得到过，得到再失去的痛苦比从来没有得到的痛苦更深更痛。

初二的下半学期，他跟我说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不念了。

然后他望着我，用他特有的深情注视着我。我想他是疼我的，是哥哥对妹妹的疼爱。他不知道，只要他永远那么深情地望着我，我会永远做他的妹妹。

他是飞鸟，总有一天会飞过沧海。

L对我说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我望着她，瞳孔里的悲伤与彷徨都显而易见。我塞上耳麦背起书包，用最快的速度离开，我开始跑，无言地跑。L在后面大声叫我，我无法回头，我怕自己都无法面对满脸的泪水。





我是一个拿得起、放不开的女子，有太多放不下，包括一些破碎的温暖，一些残破的凄凉。

五、我不想哭

有些歌唱过了，就不再想起，不是我们走得太慢，而是时间过得太快。当日记写成本本，我们都已不再年轻。日记里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在记忆里划下一道痕迹，它并没有记住和留住什么。偶尔的某一天，你翻开日记，它只会告诉你，已经遗忘了多久。

中考一天天逼近，我开始不敢让自己有一刻松懈，我怕那稠密的伤感，找到空当袭来。放学的路上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和街上飞尘只是记忆的重现。

我不想哭，我对自己说。

我和L亦不知什么时候，说话都带着一句“谢谢”“不用客气”。

我想到了他，我的王子。我在电话这头哭着说，其实，我并不想做你的妹妹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

电话那头只有冷冰冰的温度，在他离开时，我，竟没问他要电话号码。

我蹲下身子，大声地哭，我叫着他的名字，叫着L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在梦里，我和他在唱歌，L拿着棒棒糖对我微笑……

再见，我的初中；再见，我的王子和L。

六、长大了

有很多离别，我们都忘记了说再见。

中考进展得很顺利，回校领分数那天，那棵老树的枝已发芽了。没有眼泪，没有哀伤，再见的时候心如止水，一群人离开，又迎接一群新的人，演绎新的生活。

在高中里，学会了独处。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贫穷也富有，寂寞也温柔。虽然有些落寞，但是也很美好。

我没有去找他，和L仍是擦肩而过。有些伤痛，只要你不再去碰触，它总会痊愈的。不就是需要时间吗？我有一辈子，够不够？

笑过了，哭过了，人散了，那些老歌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人再记起，但总有些新歌，从陌生的人群中唱出。

一群一群的故人，一件一件的往事，一起笑过的人容易忘记，一起哭过的人却永难忘怀。

窗外，树枝低了，树枝在长。

我想，我该好好听课了。





我想我是忧伤的

安徽省宿州市褚兰中学高一 包国威

“我想，我是明媚的……”在以前我一直是这样写和想的。

回到那个包容我6年的幼稚与疯狂的地方，那个记录了我坚强与软弱的地方。只听见那个寂寞的脚步声独自回响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我不想打破这片宁静。我站在同一个地方，依然望着眼前的学校，依然不语，一等地寂寞，一等地陌生。眼泪充斥了眼眶，轻轻合上自己的眼睛，决定了，我想在这里留下的，更多的是欢声笑语，不想让眼泪在这里多停留一秒，离开了……

有人对我说：上了初中，就代表你已经长大了。从一年级开始，就有很多人这样说了。那个时候幼稚的我，相信了，感激了，开始盼望了，心里总想着：长大一定会快乐的，一定会美好的！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无止尽的遐想与希望。6年就这样在盼望中过去了，本以为自己会有那种长大的喜悦，却不料被无形的离别与痛苦所取代！我最讨厌把眼泪留在学校！当时我在心里这样想着，鼓励自己别哭！虽然被我抑制住，但令我难过的是，我自始至终没有笑过。忘记了该怎样微笑，怎样还能以欢乐的言语，去面对这时候的一切……第一次发现，我也会如此痛苦。

骗人！全是骗我的！是谁告诉我——长大是快乐的事！我时常对着那个没有星星的夜空发话，而天空，也就是无辜地听着，听着一个傻傻的孩子无理的指责，任性地发泄着。累了，就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含着泪，靠着门，不再愤怒了，只想用这种方式——安静，埋没自己心中的悲伤，望着那片黑暗的灯光，是模糊而不清楚的。天空，你哭过了，对吗？……第一次发现，我也会如此悲伤。

虽然我已经是高一的人了，却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做任何事的原因，或许我只是一个连性格都还不稳定的孩子。经历了那个阶段，我不想长大了，总想让更多的人，像以前那样叫我孩子。于是拼命地想，拼命地回忆！回忆过去那些天真，那些快乐，还有更多的事！却怎么也找不回来……渐渐习惯了用安静来掩埋悲伤，又陷入深思之中……第一次发现，我也会如此安静。

常常一个人思考着：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？那些家伙——我的朋友们呢？人为什么要学习？为什么这个社会中有欺骗，会有那些肮脏的东西？每次思索心总会不时地隐痛，而目的只有一个：我不想长大！说我胆小，说我软弱，说我没有挑战性，说我是个失败者也好，我就



是不想长大。长大带给我的只是伤害！第一次发现，我也会如此忧郁。

望着窗外的雨，天空在为谁掉眼泪，望着这样幼稚的文字，心里有些难过。“我发现我是忧伤的……”心里有个角落在对我说。

傻日子

浙江省宁波市第四中学 徐露清

一

阿杨静静地坐在河边的石阶上，两个胳膊抱着腿，下巴抵在鼓起的膝盖骨上。看得见远处的石阶上，古力嫂正用板刷狠命地刷着她那件花呢大衣，一边还和旁边一个一脸苦瓜相的女人说着什么，肥皂沫子时不时地溅在她垂在眼前的发梢上。在阿杨的记忆里，古力嫂一直都是这样胖，肉在背后折成了几折，头发总是那样松松垮垮地绾在脑后。花呢大衣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躺着，显得很惹眼。阿杨知道古力嫂一定又是在和那人说她的衣服，说是她姐姐在香港嫁了个好人家，过上了城里人的好日子，这衣服就是前几天她托人捎来的，还说等到过年要回来看看自己的外甥。

而古力嫂是个苦命的女人。丈夫生前是个修鞋匠，是摊上了高利贷死的，只留下了个比阿杨大一岁的儿子九儿，取的是能活得久远的意思。可是似乎所有不幸的事都让古力嫂染上了，九儿很小的时候就得了一场病，从此就哑了。大夫说也许以后能好，可是过了那么多年，九儿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，古力嫂想必也早就认命了。

“阿杨——阿杨——”

阿杨抬起头看见古力嫂在那边挥着板刷冲她喊。

“阿杨，晚上到家里来吃饺子！包芹菜馅的，你和九儿都爱吃！”

阿杨这才发现夕阳已经扫过了半边天。

十二月的坞庄是真冷，而阿杨却只是穿着单衣单裤，她这才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赶紧应道：

“谢谢婶娘，我一会儿就去。”

接受古力嫂热情的邀请，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习惯。阿杨的奶奶在死了儿子和媳妇之后，古力嫂是来看她最多的人，而她也彻底不把古力嫂当外人看，像自己女儿一样待，偶尔有什么阿杨干不了的活，她也毫不见外地交代给古力嫂，古力嫂也确实是个信得过的人。





九儿穿着灯笼一样红的棉袄，看到阿杨来了，显得很高兴，可大概是因为有几天没见了的缘故，似乎有点害羞了。

“阿杨，这饺子包得味咋样？”

“姑娘包的饺子都好吃。”阿杨说。

九儿筷子一滑，一个饺子打在了衣服上，不知所措地用筷子夹着。

“哎哟，瞧这傻小子，九儿，别倒腾了，吃碗里的！”

古力嫂边说着，边把饺子从九儿裤子上捡起来塞到嘴里，用湿布擦了擦九儿衣服上的印子。古力嫂是很疼九儿的，要换了别家，孩子这样弄脏了还半新的袄子，是定要被打的。

“我说阿杨，这些年了，还叫姑娘呐？要说姑娘待你咋样？”

“姑娘就像阿杨的妈妈一样。”

“那再叫姑娘，我可不高兴了。阿杨啊，你要是不嫌弃姑娘，就认我做个干妈，我也高兴有了你这么个俊俏又懂事的女儿。”

“姑娘说的是哪里话？是姑娘不嫌弃我，一直照顾我和奶奶，阿杨和奶奶才能活到今天，在阿杨心里，早就把姑娘当成了自己妈妈一样看。”

“那好！那就该改口了！”

“干妈！”

“唉唉唉！好孩子！我们九儿也有伴儿了！”

二

阿杨沿着桐河向矮屋走，目光在河面上散漫地游荡着。阿杨和奶奶住的房子是坞庄里最矮的，所以认识的人都顺口叫它矮屋。矮屋和古力嫂的家其实很近，只是因为中间隔着桐河，而桐河上只有唯一一座离了有些距离的桥。

夕阳还倦怠地挂在桐河的远方，一点淡淡的余晖散在河面上。河岸两边的店铺大都已经打烊了，只有寥寥几家还稀落地敞着门，孤孤单单地还想等来几个客人。还有一些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挑着担子，蹒跚地走着，一边虚弱地吆喝着，大多是卖一些自家做的炊饼、发糕什么的，也有一些是给人剃头的，都是些年轻时很有手艺的人，老了也只能为了生活，赚些辛苦钱。

“阿杨，阿杨！”

阿杨回头看见是驼叔在招呼她。这个老人每天都会担着自己做的麦芽糖出来卖，但并不像别的小贩那样走街串巷，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小巷拐角处，也不吆喝，就这样静静地等着客人。以前总是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来卖，她的妻子是个活泼的人，总是她扯着尖利的嗓门招呼客人。但她前些年难产死了，从此驼叔的摊子就沉寂了，可生意还是一样的好。驼叔大概是个想得开的人，妻子死了，终了也没留下个孩子，他好像也不大难过，给她办了体面的丧事后，还是





一个人照样过日子。但是生活似乎不像他说的那样清闲，他的脊背早早就被压弯了，所以才被人叫了驼叔，叫着叫着就传开了，似乎大家都已经忘了他的真实名姓。驼叔是个忠厚的人，待人从骨子里透着亲近，在摊上卖麦芽糖，也从不计较个多多少少的几分钱，人们知道他的脾气，也都不和他讲价，驼叔于是都多给些。他的麦芽糖味儿又特别正，从不偷工减料，是本地最有口碑的一摊，所以大家都爱去他那里买，生意自然好。

阿杨走到驼叔面前，和他在聊天的一个衣服单薄的黄包车夫和他告了别，拉着车走开了。

“阿杨，吃糖不？”

还没等阿杨回答，驼叔已经乐呵呵地敲下一块麦芽糖塞进了阿杨手里。

阿杨推托着。

“没事，吃吧，驼叔也只能请你吃麦芽糖了。阿杨，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可不太好。”

“驼叔，我没事。你怎么还不回去？天都快暗了。”

“驼叔一个人，自在，无所谓，回家了还孤得慌，在这儿多待会儿，说不定还有人要买糖，还能跟人说说话，挺好。”

阿杨把糖放进嘴里，抿了抿，笑笑说：

“真甜！”

阿杨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，就像开在寒风里的梔子花。人家总说她长得像极了她妈，可阿杨却很难回忆起妈妈的模样，只好时常坐在桐河边，看自己在水里的倒影，想着，妈妈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吧。

“阿杨啊，一晃儿都这么多年了，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你还抱在你妈怀里呢，你妈呀，总是抱着你在桐河边上唱歌，想想还像昨天一样……你都十八了，都成了大姑娘了，越来越俊了！哎……可惜你爸妈死得早……”

驼叔回忆着，深邃幽暗的双眸里闪着点点泪光，似乎就刚才这一下，勾起了他这么多年所有的感慨。阿杨的嘴停止了嚼动，脸上的微笑凝滞成了哀伤。

“驼叔……你……认识我爸妈？”

“我刚来坞庄那会儿，和你爸爸都在一家牛皮店做活，就这样认识了。你爸爸心好，那时候驼叔家里穷，你爸爸就经常拉我去家里吃饭，你奶奶也好客，对我像自己儿子一样，后来驼叔娶媳妇也是你奶奶和你爸爸帮着张罗的。后来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哎！没什么，都过去了……阿杨，好孩子，快回去吧，天黑了，别让你奶奶着急。”

阿杨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她从没听奶奶或者驼叔说过这些事。

夜幕已经笼罩了坞庄，只有河面借着明月泛着粼粼波光，像是坞庄腰间的银绸。坞庄冬日的夜，总是这样黑得淡定而深沉，似乎从来就是如此，从来就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幸。





三

十二月剩下的日子里，阿杨都没有去古力嫂家，她大病了一场。但对于生活不宽裕的人来讲，即使病了，又怎样呢？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是绝舍不得去看大夫的。穷人，病得再厉害，也得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说自己的身子板硬朗着呢。何况阿杨是个没爹没妈的苦命丫头，还有个需要照顾的奶奶。

于是，头几天实在烧得起不了床的时候，阿杨只好呆在矮屋。古力嫂每天都会烧好饭菜，让九儿送来，她自己在照料灯笼店之余，每天也会过来一两次。她看上去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却是个极细心的人，又大概是因为九儿的爸爸死前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间，加上她独自一个要把九儿拉扯大，她确是个极会照顾人的人。她知道阿杨没力气多说什么，每次来也就只是关切地说：

“阿杨，好好养着，别挂念着你奶奶，有干妈呢！”

其余的，古力嫂是知道阿杨的口味的，每天带来的菜都是阿杨平日里爱吃的，虽然生病的日子口淡，阿杨也会勉强多吃一点，古力嫂看了便很欣慰的样子。每天，她都帮着把矮屋打扫一遍，里里外外的都掸得一尘不染。古力嫂手脚利落，干这些活也就是一会儿的事，于是她又每天忘不了陪阿杨的奶奶说说话。她嘴皮子也利索，老人是极爱和她说说什么的。

说起阿杨的奶奶，是个极信天命的人，阿杨病了，她似乎也不大着急。这些天，她不指望阿杨像往常那样照顾她的起居，但也不忙着替阿杨寻医问药，只是每天坐在矮屋门前的木椅上，木讷地看着坞庄上从早到晚的样子，只是偶尔在心里不痛不痒地默念几句祈求老天保佑之类的话，偶尔蹒跚地走到阿杨床前、困难地俯身摸摸阿杨的额头，然后就是惯常的面无表情。其余也就没有更多的动作了。对于这个老人来讲，看生命的变化甚至消逝，大概已经像看桐河上乌篷船来来往往一样平静了。她相信天自有它的安排，命就已经这样了。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认命的，在坞庄上相仿年龄的人的记忆里，她读过几年书，在那个年代，这已算是与众不同的文化人了，她嫁过来时还是个极有想法又不安现状的人呢。反正现在她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命的，也同样用这种心态看待阿杨。

剩余的时间里，都是九儿一步不离地陪着阿杨，端茶送饭、换额头上的毛巾，后来又去医馆里抓了药，自己慢慢地帮阿杨熬，经常弄得一脸的汗珠子，阿杨看了心疼得很，九儿和阿杨从小一起长大，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，两个人的眼睛都瞒不了事儿，九儿知道阿杨的想法，就总是摇着手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累。阿杨就常常把古力嫂煎来的蛋让九儿吃，九儿是绝不肯的，于是阿杨就吃掉小半个，推说吃不下了，搁着怕坏了，九儿才勉强答应。

矮屋这些天都弥漫着浓浓的药香，九儿空着的时候就坐在床边的矮凳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阿杨。阿杨怕药苦，但此时，闻着这周身的药香，看着九儿红扑扑的脸颊，含着九儿递到嘴里的